周易内傳

周易內傳卷二上

衡陽王夫之譔

䷌同人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者同於人而人樂與之同也剛者柔之所依一陰固願同於衆陽柔者剛之所安衆陽亦欲同於一陰凡卦之體以少者爲主二者同人之主也柔而得意無離羣孤立之心而少者物之所貴而求者也則五陽爭欲同之矣于野者訖乎疏遠迨乎郊民皆欲同之之謂爲衆所欲同其行必亨柔非濟險之道而得剛健者樂與

同心則二之柔旣足以明照安危之數而陽剛贊之以涉大川必利矣利君子貞者柔居中而得位故與物同而無容悅詭隨之失凡應事接物者不正而利其邪彌甚故易無有言利不貞者君子之貞無所不利而此獨言利君子貞者以同非君子之道則其利似非君子之貞然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不可得而異惟大同斯利矣君子之利合義而利物也非苟悅物情而所欲必得之謂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具此三德故人樂得而同之二正應在五不言應剛而

言乾者人之志欲不齊而皆欲同之則爲衆皆悅之鄉
原究惟不同乎其情之所應而同乎純剛無私之龍德
以理與物相順得人心之同然而合乎天理斯爲大同
之德而非苟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本義曰同人曰三字衍文按于野之義未釋蓋有脫誤

利涉大川乾行也

應乎乾而乾同之剛健以濟柔故無險不可涉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文明非暗私之好剛健非柔佞之交君子之同同於道

也同於道則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同之小人之所以同天下者苟以從人之欲而利於此者傷於彼合於前者離於後自以爲利而非利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在天中以至虛含大明明不外發而昭徹於中人之貴賤親疏賢愚物之美惡順逆取舍無不分以其類而辨其情理則於天下無不可受而無容異矣大明函於內而兼容並包以使各得明發於外憲天敷治而賞善懲惡以統羣有存發之道與上下之用殊同人大有君子並行而不悖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居退藏之地而以剛處之動而不括以上承六二故一出門而卽得其友不自安於卑陋以求合於賢而相麗爲明雖交未及遠亦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卦自下生故嚮上爲出誰咎詰咎之者之辭離羣索居則雖有高賢靦面而失之君子友天下之善士而鄙夫日囁嚅於戸庭婦子之閒謂可以避咎復以出門之交譏其不謹愚矣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

以全卦言之衆陽相協以求同於二故曰于野以六二之動言之則二往同於人而麗於二陽之閒交不能遠故爲于宗同人云者遇物而卽相合之謂二近初三卽同之雖有正應不能待也其志褊矣是以九五號咷而興師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君子之交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是以堯親九族而必明俊德施及於百姓黎民周道親親而賓三恪懷萬邦君子友天下之善士以爲未足考三王俟後聖而求一揆若規規然就所親近者而與同雖得其善者亦一鄉之

善士而已自困而何能行遠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一陰得位衆陽皆欲與之同不能徧與相應則爭必起三四五所以皆有用兵之象三密邇於二以相麗爲明固欲私二以爲己黨而忌五之爲正應五位尊誼正不可明與之爭故伏戎于莽待五之來合而邀擊之升其高陵謂五也託處尊高灼見其情形而三之伏戎無所施至於三歲不興而必潰矣五之所以大師能克也竇融之在河西旣歸心漢室而隗囂中梗欲連合以拒漢光武洞照其姦明以詔融河西之人謂天子明見

萬里卒歸漢而嚻計遂窮葢類於此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五以剛健居中不能顯與相敵故伏戎以徼幸安行謂五既升陵下望知其伏而伏不得興則安驅而下與二合無所阻也凡爻辭有此爻而發彼爻之義者彼爻爲卦主而此爻乃其所際之時所遇之事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伏戎于莽之姦其吉凶不足道神所不告惟明示九五之用大師使知其無能爲而進克不疑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居二五之閒而與內卦相近退而就下故亦有爭同於二之情焉乘其墉者將踰三而取二也乃以剛居柔三方伏戎以待則見不可攻而退以承乎五故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二非己正應義所不得而有始於忮求而終於安分既過能改之象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平聲

九五於二以剛之有餘濟柔之不足不特自得所應且以引二於眾陽之中而使合於中正三四既爭二且有于宗之吝義激所感不能不號咷焉而中正道合三姦

既露四敵而退疑釋而相得以喜矣拔孤陰於羣爭之地非大用師不能克五惟剛中故能勝其任而定於一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皆中道宜相應理直氣激不容已於號咷矣相克者非鑿伏莽之戎則不得遇故曹衞折而晉宋始合隗囂破而竇融始歸士苟欲親君子必峻拒小人皆此義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遠於二三已應五其與二同者浮慕其名泊然相遭於逆旅而已本無求同之志故失亦無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相得人同而己亦同自謂不爭而亦惡足爲有無

哉

☲☰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者能有衆大大謂陽也六五以柔居尊統羣陽而爲之主其所有者皆大則亦大哉其有矣元亨者始而亨也羣陽環聚非易屈爲己有而虛中柔順以懷集之則疑沮皆消而無不通矣此象創業之始以柔道通天下之志而羣賢來歸速於影響始事之亨也衆剛效美

於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貞者無剛斷以居中未能盡合於義能有衆善而不能爲衆善之所有則不足以利物柔可以順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變汎應羣有未一所從則其正不固也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羣雄綏多士致萬方之歸己而既有之後宰制震疊移風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孫志虛衷多聞識以廣德而既有之餘閑邪存誠復禮執中之功猶有待焉蓋下學之初幾與王之始事也是以六五雖受天祐而致易而無備之戒焉其辭畧者繫辭所謂辭有險易卦體簡而易見約舉其占而使人自求之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居陽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離謂之文明者陰陽相錯之謂文陰質也陽文也離陰中而陽外其文外著火日外景其象也以文明之德應天之剛健時可行則行而行皆亨矣陽皆爲之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遏之揚之者乾道之健也因天之所予而揚之因天之所奪而遏之離明之昭晰也天者理而已矣順理而善惡自辨矣火炎上附天而明天左旋日右轉而隨天以

升降順天而行則明照於下故過場之順理象焉賞罰黜陟王者之事而言君子者若孔子作春秋行天命天討之事非必有位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亦此道爾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害謂違衆背明相悖而害也匪咎詰辭猶言豈非咎乎六五大明在上虛中以統羣有衆剛受命以定交初獨遠處置身深隱之地剛傲而不上交六五虛中延訪非有失賢之咎則非初九之咎而誰咎乎必若伯夷叔齊之絶周悲歌餓困備嘗艱苦而不恤然後可以免咎若

嚴光周黨傲岸自得非艱難之時無艱難之心咎其免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世而居疏遠自絶之地則害君臣之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而居中爲羣陽之所附託皆惟其載之而行才富望隆歸之者衆有與五分權之象疑有咎矣然上應九五不居之以爲己有而往以輸之於五則迹雖專而行順不得以逼上擅權攀衆歸己而咎之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誠信之輸於五者積於中則持盈而物莫能傷後世惟諸葛武侯望重道隆而集思廣益以事沖主能有此德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許兩反

亨本義依春秋傳作亯古亨通獻亯烹飪三字通用是也九三居內卦之上爲三陽之統率而三爲進爻率所有之大以進於上公領其方之小侯修貢篚以獻天子之象也乾健而陽富席盛滿之勢以上奉柔弱之主自非恪守侯度之君子必且專司自植故言小人弗克以戒五之慎於任人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處此則尾大不掉天子諸侯交受其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許慎說鼓聲也鼓聲所以集衆而進之四陽連類四居其上而與內卦相接疑於衆將歸己乃其引羣陽而升者將與之進奉九五而使之富非號召衆剛使戴己也故雖不當位而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晢之舌反从折與曾晢之晢異

晢明也居疑貳之地必別嫌明微以昭君臣之定分而後可无咎九四與離爲體故無冒昧之過

六五厥孚交如句威如吉

厥孚陽自相孚也故曰厥交如交於五也五虛中而明於任使其俯有羣陽也以循物無違之道行其坦易無疑之心衆皆願爲其所有羣陽相孚以上交道極盛矣而又戒以威如則吉者五本有德威存焉但衆剛難馭雖大公無猜而抑必謹上下之分以臨之益之以威初不損其柔和之量而無不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信陰德也故易毋於陰言信焉虛中柔順乃能篤信於人而不貳其於物多疑者必其有成見以實其中而剛於自任者也六五孤陰處尊位撫有衆陽而不猜其信

至矣發志謂感發衆志而使歸己易和易近人無備不防其僭逼也創業之始感人心以和易而久安長治之道必建威以消萌大有之所未逮故不足於利貞而又以威如乃吉戒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爻之辭又別一義例所以贊六五之德至而受福也天即指上而言上九在五上而五能有之自天祐也其義繫傳備矣吉以居言无不利以行言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而能有在上之陽則不特人助之而天亦祐之矣

☷☶謙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古與慊通用不足之謂也此卦惟一陽浮寄於衆陰之中而不能如師比之得中復之振起與剝畧同其不足甚矣特陽未趨於泯喪而止於內耳以其不足伏處於三陰之下安止而順受之不爲中枵外侈以自剝喪爲能受益而進於善是以君子有取焉亨之爲義彖傳備矣又言君子有終者必君子而後能終其謙也道之在天下也豈有窮哉以一人之身藐然孤處於天地萬物之中雖聖人而不能知不能行者多矣其在心也嗜

欲攻取雜進於耳目以惟微之道心與之相感勢不能必其貞勝皆孤陽介立之象也君子知此念道之無窮而知能之有限故學而知不足教而知困歉然望道而未之見其於天下也則匹夫匹婦勝予是懼而不忍以驕亢傷之故雖至於聖且不自聖以求進德於無已而虛受萬物以廣其仁愛斯則謙而有終矣若無忌憚之小人如老聃之教以私智窺天地鬼神之機持人情之好惡欲張固翕以其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己愈退則物愈進待其進之已盈為物情之所不容然後起而撲之無能出其網羅者以為妙道之歸則始於謙者終於

悍故其流爲兵家之陰謀申韓之慘刻小人之謙其終如是與謙道相反其亨也不如其無亨矣五上二爻行師侵伐亦謙必有之變也故內卦言君子言貞而外卦但言吉利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九三之陽也他卦皆以三爲進爻四爲退爻惟謙一陽伏處於三陰之下豫一陽拔出於三陰之上因內外而分上下故謙曰下濟豫曰出地因象立義所謂不可爲典要也光明艮之德也艮陽在外光明外見光者明之加於物者也地道之上行陽降而陰自升若陽讓

之使上也陽知其不足而猶然下以濟陰之乏其志光明陰所共白非小人僞爲卑遜以屈天下之陰謀故卑而上行無所不順此其所以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好惡皆去聲

虧盈益謙者物壯盛則衰槁稚弱則增長也變盈流謙者山阜高危則夷下隨流以充谿壑也天地人神情理之自然君子體之以修德小人測之以徼利然而其可亨一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尊而光艮德也以一陽爲羣陰之主處內卦之上止其淫泆其道尊也其退伏於三陰之下者自見不足而非以媚物志可大白於天下其光也卑而不可踰坤德也天尊地卑坤順之德固然而其道上行順理以升山雖高終在地中不可踰也君子以養己之德而順天下之情志正而量宏斯以謙始而以謙終非君子不能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稱施皆去聲

地中有山者謂於地之中而有山也山者地之高者非地之外別有山也地溥徧乎高下山亦其所有爾人見山之餘於地而不知山外乃地之不足可增而不可損

也裒聚也施者惠民之事地道周行於天以下時有所施化多者裒聚之而益多寡者益之使不乏固不厚高而薄下抑不損高以補下各稱其本然而無容私焉故高者自高卑者自卑而要之均平君子施惠於民務大德不市小恩不知治道者徇疲惰之貧民而剷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釀亂之道也故救荒者有蠲賑而無可平之粟價定賦者有寬貸而無可均之徭役雖有不齊亦物情之固然也不然則爲王莽之限田徒亂而已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卦之所以爲謙者以九三一陽處陰下不自足而能止

爲義然陰之數不當而其德柔故六爻俱有謙道焉此爻之又一例也內卦體也謙以修己外卦用也謙以待人君子之謙以反己自克而求進於道非以悅人也故內卦兩言君子而外卦有戒辭焉謙謙者處不足之地而持之以歉也初六當潛藏之位初學立志之始知道之廣大而知行之不逮柔輯其心以遜志於道君子之修也用涉大川而吉者下學而上達日見不足則日益雖以涉浩渺無窮之域而馴至之無不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處位最下而以柔爲道曰卑牧養也若牧人之養牛羊

謹司其放佚而愼調其芻秣積小以成大也

六二鳴謙貞吉鳴音命

鳴鳥相呼告也九三爲謙之主二近而承之上六其應九四爲豫之主初六其應皆相應求者也故曰鳴自見不足呼三而告之以求益也二與三同體三以陽道下濟不吝其勞二雖求益而當位得中受艮之止則鳴而不失其正非以貧約屈節而媚非其類者也故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亦志也天道下濟故得益而志遂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謙者有勳勞而自居不足也三以一陽止於其位羣陰方在貧寡己力任其勞而匡濟之乃退居三陰之下有勞不伐君子之所以終其德業也老氏處錞而不敢爲天下先以避艱難而自居於泰君子小人義利公私之別於斯辨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謂陰也勞而能謙謙而不避其勞下濟而光明羣陰皆順之所以有終而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內卦謙德已成至於四則出以接物矣順人情之好避

鬼神之害柔遜退讓无不利矣然必推廣謙道撝散而平施之勿侮鰥寡勿畏彊禦如恃謙爲善術而固守之則爲奄然求媚之鄉原逮乎物求無厭而不容已於侵伐行師謙不終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斟酌其可謙而順施之則无不利矣而尤必撝謙君子之謙非但以求利也求得其理而平施之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陰本不富然六五居中有容畜之道亦足以富而上六儉吝成不足之勢則其爲慊爲少皆鄰使之然也人情

雖惡盈而好謙而頑民每乘虛以欺其不競則欲更與謙退而不得而侵伐之事起矣漢文賜吳王以几杖而吳卒反蓋類此以其自居卑約本無損於物則用以侵伐而師直爲壯无不利矣然而非君子之道也君子爲不可犯而乃以全天下之頑愚不善用謙以致稱兵制勝是鷙鳥之將擊而戢翼猛獸之將攫而卑伏雖利而亦險矣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而猶不服則征之必利吳王所以卒死於漢文之柔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雖與三爲應呼告以不足而天道下濟終不益之弱而無援豈必四海之廣哉近而在國之邑且有欺而叛之者柔之極必激而爲慘勢且不容已於征伐屈極必伸可以得利乃較之六五害愈迫而道愈衰矣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不能如六二之得志近者且不服則惟利於行師征之而已

☷☳豫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大也快也一陽奮興於積陰之上拔出幽滯之中其

氣昌盛而快暢故爲豫乃靜極而動順以待時而有功之象天下旣順而建諸侯以出治民情旣順而討有罪以興師乃王者命討之大權非可褻用者也孤陽居四而失位然而爲豫者與小畜之陽止不舒謙之陽伏不顯正相爲反凡此類以錯綜之卦互觀之義自見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陰陽之爻致一而動爲羣爻之異所待合者無論其位之應不應而皆曰應故同人大有之陰豫之陽皆言應志行者出於地上而震動無能撓之者也坤在下以立動之基震在上以致動之用靜函動之理其動也皆靜

中之所豫前定而不窮內順乎心而外順乎物則己志大行而物皆順應此其所以可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一陽而失其位方靜之極而忽動以快其所爲此非常之事建侯行師王者命討之大權所宜愼也而以快豫行之疑於不利故聖人推言所以利之故而嘆其時義之大非善體者不能用也審其時度其義知豫爲天地聖人不測之神化則不敢輕於用豫而無鳴豫之凶

旴豫之悔矣方靜而忽動非蹶然而興也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暑其變大矣帝王之用刑罰其威赫矣而不過不忒適如其恆萬民咸服各滿其志者何也天地順其度聖人順於理也其所以順者靜而不廢動之誠則動可忽生而不昧其幾也坤之爲德純乎虛靜虛者私意不生靜者私欲不亂故虛而含實靜而善動之理存焉虛靜以聽陽之時起而建功故一旦奮興震驚羣昧人視爲不測之恩威而不知其理已裕於虛靜之中隨所行而無不順也必若此而後時不足以限之位不足以拘之於心無逆於人無拂坦然快適而無所不

可豈靜昧其幾動乘於變遽思快志者所勝任哉惟二與四自知之而自行之非外此者所得與也聖人耳順從心無所不樂而天下見其非常此聖而不可知之神所以上合天道也以是居位行志立不測之恩威特其見諸行事之緒餘耳豫與復同道而豫動於上天道也復動於下人道也以天道治人事必審其幾故嘆其時義之大以人道合天德必察其微故嘆其見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之象爲作樂者取雷出地而揺空有聲老氏所謂樂出虛也殷中也冬至合樂於圜丘時之中也配合也象祖考之德以合漠也言先王者惟德位時三者備而後作樂不敢褻用之以自逸豫而祇以大昭天祖之德豫之不可輕用也如此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說惑徽宗以奢靡而亡德不崇而妄作爲宋之大晟而已

初六鳴豫凶

初六與九四相應故見九四之奮興而往告以豫乃柔弱德既不勝於時方在潛藏不度時審義妄欲取悅志淫而才不堪故凶孔甲抱書以干陳涉非道行之日妄

欲快志其可得乎詹兩生之所以終於不出也豫之時義非涼德所堪故爻多不吉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非豫之時而欲微人之興以自快其志卑陋而窮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爲坤主柔得位而中順德之至者也靜正以居而不妄動介于石也動而無靜之體非善動也靜而無動之理非善靜也介于石中立而不倚於物則至正而萬變不出其樞機善惡之幾不待審而自著可以不待終日而應之速故九四之奮興以快所爲其本在此大正而

無不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得中則柔而不靡寂然不動之中大正存焉故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有與又通

盱上視也九四之動而豫物情所震抑物情所喜也六三與四相近而承之然異體不易相親徒瞻望而覬分其欣暢四方奮興不與爲緣將自悔矣旣悔其躁動以失已遂退沮遲滯而不相就又且自絶於大有爲之世無以見功時過幾失而復悔之無定情則無所往而不

悔不能審幾故也以柔居剛躁而不能自立故其象如此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獨釋盱豫不及避悔者始而覬望終必遲也柔居進爻以承剛坤順之道失故無往而不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繇豫繇其道而豫也盍何不也簪聚也動於積陰之中而非其位若不測之動而實則繇乎天道人情之正動以大順行無不快也大有得者羣陰皆爲陽所得也陽震起陰皆效其材而百昌無不榮王者奮興而百辟

皆欣戴之以之行師而三軍皆踴躍以效命乃所疑者陽孤而無同志之朋耳然陰陽之數各六具足於兩間陰盛而陽微陽隱而未見耳一陽震起出地而暢遂羣陰皆爲所得則隱而未見之陽何所沮而不與相應求王者順邱民之情崛起有爲賢者自不期而延君子遜志於學一旦豁然識大識小皆可爲師太和日流行於天壤在人之自致勿憂德之孤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振起羣陰而散其鬱滯靜極而動一繇乎道孰能禦之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常也四因大順之理奮興於靜中勢不可禦五以陰柔處其上抑之而不能而又不與之相得以欣暢幽憂致疾淹彌歲月四雖無淩奪之心可以不死而生人之氣亦微矣衰周之君徒延名號矯廉之士祇自困窮皆其象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九四之剛順道而有得豈可乘哉未亡者特未亡耳終亦以此而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遠於四時方奮起而陰暗居上不與俱興昧於豫者也四順以動莫之能遏志行而功成其功既成上不得不變其情與之交暢處卦之終而其勢危其上更無閼抑之者非若五之有中位可安而重陰覆之徒自苦以終身也能自渝焉則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於豫則違時已甚雖欲如五之不死而不得故必豫而後无咎

☱☳隨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以下從上之謂隨此卦震陽生於下以從二陰兌陽漸長而猶從一陰躡其後而順之行故爲隨陽雖隨陰而初陽得資始之氣以司帝之出得乾元亨之德四五漸長陽盛而居中以大正而利物得乾利貞之德如是則雖順陰以升若不能自主如長男之隨少女而陽剛不損其健行可以无咎使非具四德而係戀乎陰以喪其剛健中正之寶則周赧漢獻之爲君唐高宋光之爲夫也其咎大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以下爲方生之爻故在下曰來此卦自否變上九之

陽來而居初以處柔下動而說者有所行而歆乎物則剛者不能自主也此皆隨之本有咎者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天下隨時者天下已成乎陰上陽下之時而因時以與之周旋順乎時而不失其大正此惟全體天德而爲聖人不磷不緇之堅白而後無可無不可事定哀之主從三桓之後受命相從而爲聖之時終无咎也下此者與時遷流咎可免乎彖備四德傳不言利者體仁合禮而恒於正則合義而利物凡彖傳釋利貞不更言利皆準此

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下一陽本自否變乃傾否之卦乾德屈而下撥亂反正惟聖人順天道以行大用然後可以隨時故歎其時義之大非可輕用以枉道從人近世無忌憚之小人以譙周馮道隨時取容當之則廉恥喪而爲世患深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動而入於深隱之地長從少男從女陽從陰君子無所用之惟因晝夜動靜之恆入而宴處以息動以動從說順人之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隨弛道也君子因其時而後弛不然則朽木糞土之牆而已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在上臨下之稱上爻居高而非君位故曰官此以卦變而言否上之陽變爲陰而陽來居初否上九之所謂傾否也變而得正以交於陰故吉否則上下不交陽既居下出而隨當位得中之陰傾否之功大矣二在地上而爲人所繇故節二與此皆曰門陰虛受陽之出故曰出門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二則陽下濟而陰保其中正陽得位故雖從陰而不自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卦以陽隨陰爲義然倡者在前則和者踵之隨者相逐則在後者又進而隨之故爻之相次者皆爲相隨二之陰隨陰四之陽隨陽皆隨也陰小陽大係戀而相屬也二隨三而失初九之交不言咎吝而自見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以柔順中立本無決於棄陽從陰之志而旣係於三則不得復與初相唱和人之立己處人兩端而已矣一入於邪則雖有善而必累於惡損益之友勢無兩交忠佞之黨道不竝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陽實而陰虛舍二從四往求而有得矣顧陰之從陽道之正也以有得而往豈其所期望哉能弗以有得故居而守貞則合義而利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上聲

內卦之陰方隨己而己舍之以從四是以可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獲得其心也五陽得位而四隨之必獲其心乃當隨之時方競隨陰而四獨守貞以依主萇宏之所以爲晉殺孔融之所以爲操害也雖貞而凶矣然其所孚者固道

也能明於唱和之義上下之分身雖死而志白於天下又何咎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其義凶者謂以義而凶舍生而取義也明功者惟辨於所從之正故欲效功於五

九五孚于嘉吉

五以陽剛居尊位其往隨於上非歆於利動於欲也陰陽翕合以成嘉禮也四方隨亡與之相孚相率而隨上嘉會成矣故吉夫人卽有剛健之德處尊而得輔亦奚必傲然自恃不屈以明高乎隨能嘉焉斯吉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當位而得中則隨人而非屈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許兩反

周回縈繫而不釋曰維謂上六爲五所聯係不使離也五位至尊更處其上者天神人陽而神陰故爲王者言帝之象位至高而幽其與人相接在有無恍惚之閒不可必得其歆言而陽屈志盡誠以邀其眷顧王者正己無求無強人相合之道惟用此道以事天而已禮因名山告成於天兌位正西而上處高故曰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卦皆有所隨上處卦終更無所隨窮則將託於冥漠而不與人相接非盡精誠以係屬之其能與人相感悅乎陽之隨陰非道之正故惟以王者當帝當之與前五爻別爲一義亦所謂不可爲典要也

☶☴ 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蠱之爲字从蟲从皿當伏羲之時民用佃漁未有粒食奉養於人者以皿盛蟲而進之毛羽鱗介昆皆蟲也故伏羲以此取義而謂之蠱至後世粒食民得所養而食蟲或遇毒而壞爛故爲毒爲壞非伏羲之本旨也此卦

剛上柔下下以柔承上爲臣事君子養父之象皿盛鮮食而進之下之養上柔道也陽尊在上陰卑在下與隨異道名分正事使順陰竭力以事陽天下治矣故曰蠱治也言世方治而未亂也元亨者上下各得其分而下能致養於時始亨也時方極治上下蒙安恐將成乎偷窳故利涉大川在安思險利在有爲涉險以建功不可恃已治已安而自廢也甲者事之始當治之先必有開治之功圖之遲久而後治蠱之所以成非易也既已治矣必有保治之事深思永計以善其終所以利涉大川而保其蠱也故申言以見愼終如始之道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巽者陰順以入而體上之志止者上下安其位而不相

淩越養道也治象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以卦變言泰上之陰來居於初泰者上下交爲治道之

所自開而蠱則陰受陽交而承陽以致養治之成也天

下治者承平之世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上下蒙安而善承上者豈徒以順上爲得哉必宣力以

效保治之業故不曰有功而曰有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行運行之常道也繇甲至癸十日循環而運不息後非
承終先者更有先焉者天運然也於治道之已成必更
爲興起有爲以垂後在終若始乃合大而保治豈徒恃
四海之輯柔以奉己而遂可晏然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在山下入於卑下而振動之山峙於上以止其飄揚
而勿使踰越君子治民之道興起頑懦而養其善以止
其非天下之所以治也風以振之山以育之始而興起
繼以養成教民之序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之爲象柔以承剛象自其已然而言則爲君令臣共而朝廷治之象周公繹思其理以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一也而臣雖柔順當其過亢且有匡正革命之道惟子之事父先意承志下氣怡聲有隱無犯而不傷於柔故爻辭取義於父子焉文王當紂之世順以奉上而冀紂之改過以圖治周公承文王之後道無可加而惟繼志述事以順承世德故各即其體驗於己者示君臣父子之道聖人之言皆先行而後從者也幹事也幹父之蠱以養爲事也事父之道極其柔下不待父之慈而始敦

其愛二三重剛在上威嚴太過父不能无咎而子能盡其孝養使父太剛之過不形則蒸乂允若而亦藉以免咎矣是則父之嚴乃以成乎子之孝終底乎大順而吉此一家之治象爲天下治之本也言考者通存沒言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其屈承父志而柔以致養發於意之誠故雖嚴而愈𢥞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內卦以一陰承二陽於上有父母同養之象焉二陰位在中爲母三陽位在上爲父於此二爻不言本爻之德而言初六所以事之者葢蠱本以陰承養乎陽爲義而

所承之陽其得失可勿論已易之以本爻所值之時位發他爻之旨若此類者衆矣在讀者善通之子之承事父母柔順卑下惟命是從蠱之正也但二以剛居柔母德不能安靜以順三從之義一一順而下之則且有如漢之竇后專制內外而權移於外戚甚則人彘之禍傷心含疚而不可如何故幹母之蠱者有權存乎其間因其剛而調之期不失於敬愛而止必以柔承之而無所裁則害延於家國故曰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承其居中之正而不順其過剛之為斯得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九三以剛居剛父之過於嚴而不終者起敬起孝雖逢
其惡怒而小有悔然終不失順承之道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道盡則心可以安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有餘之謂子之事父柔遜卑屈極所以養之豈患有
餘哉然孝子盡道以事其親無違於禮則無違於親矣
而或違道悖禮以非所得者苟從親志之私則將得罪
於鄉黨州閭貽譏於天下後世於心豈能無歉乎外卦

以二陰奉一陽而四以陰居陰柔過而不知所裁故其象如此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而以貽不善於天下其不獲乎人心者多矣不言凶悔者其志順親天下必且有諒之者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順得中盡道以事其親者用譽所謂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夫子之事親豈以要譽哉然率其情以行而不問人情之然否則自謂無過而所抱疚於天人者多矣故至於譽而人子之心可以差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心之所安理之所得謂之德德者人心之同得何譽之不至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爻皆言子之事父而上九之義別者處高閒之地爲時已過而安受得中之養所固然者無得失故無吉凶不待占也故別取象於逸民無所承事而高亢自養之道焉與隨上言事天同一變例也四爲侯五爲王非不屈志以相下而時當承平之代無功可建上下蒙安無能爲後甲之圖則樂道以亢志可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爻言事而象傳言志旣高尙矣無事之可見志卽其事也天下晏安上下各循其分所慮者人忘厝火積薪之憂而競於仕進逸民不樂在朝廷而輕爵祿所以風示天下使知富貴利達之外有廉恥爲重則胃昧偷安之情知所懲而以正人心止僭濫者其功大矣

☱☷臨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時已至而治之也爲卦二陽生出於地位以興起人事將有事焉以治陰之過陽進而臨陰也元亨利貞備

乾之四德者陽長而得中乾道方興雖未訖其用具其體矣八月舊說以爲自復數之至遯爲建未之月或謂自泰數之至觀爲建酉之月其說皆本於京房卦氣葢自戰國經學亂而術數與漢儒承之以一定之小數窺測天道爲之限制而不齊於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之變化執十二卦以象十二月外此者無所配合則房又爲一卦六日之說以爻飾之乃侚餘四卦則置之無用之地其爲道也致遠而泥者也且如以否值建申之月否天地不交者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十月之氣也七月陽方函陰以成熟萬物豈其不交而否

寒乎董仲舒謂冬至前一日無陽夏至前一日無陰陰陽孤絶天地且不能自立日月且不能運行人物且不能呼吸而何有此一日哉六陰六陽絪縕於兩閒而太和流行故乾曰不息坤曰時行非有閒斷也執易以配律[厤]執律[厤]以限象占此亦近世火珠林之類小術破道以亂惠廸吉從逆凶之理非文周孔子之所有也臨中無遯象亦無觀象若謂理勢之必然則無卦不有錯綜之消長乾之初亦可戒以堅冰坤之初亦可許以潛龍何獨於剛初長之時豫憂觀遯於隔歲建丑之月謂明歲秋期之迫哉卦中無象逆億而爲之慮人可不待

筮而一於憂疑何用易乎且既疑於遯以謂文王之用周正又疑於觀以爲夏正文王演易之時方服事殷殷厤未改八月乃建申之月豈至德如文王而亂一王之正朔邪彖傳言消不久也使臨爲建丑之月待遯與觀而消則久矣然則所謂八月者合夏商之正朔而言皆秋也說卦之位兌在正西而於時爲秋臨卦二陽之上一陰爲兌六三兌之主也臨以剛長治陰爲道至於六三變其所守陰柔外比以悅相靡故爻言甘臨无攸利方幸陽之升而又以兌終所爲凶也傳言消不久謂陽之消陰未久而又悅從乎陰也言有凶者抑不必其凶

六三所謂既憂之无咎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長上聲說弋雪反

說而順陰之德也說則相隨順則不逆故剛臨之而柔受治剛既得中雖未居尊位可以臨矣應謂六五下而聽其臨也剛浸長而得中天道上行故四德可施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除惡務盡則消而不復長六三猶在內卦之上二陽說其甘而與為體陰慝乍消而勢盛猶足以相拒或乘閒而復起或旁激而變生苟堅雖敗㠭容拓拔復據中國

呂惠卿乍黜章惇蔡京復爭紹述必待其根株永拔而後成乎泰非一旦一夕之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川澤兩岸爲平陸也兌爲言說言以教坤厚載物容其不肖而保其賢也教而容保之則嘉善矜不能而教無窮容保於教思之後若教者進於善不若教者終不棄也則保之无疆矣兌抑悅也臨民者以嘉言立教而不務苟取悅於民善於用兌者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咸臨者以感之道臨之也臨以陽臨陰而消之

而初九與六四相應不以威嚴相迫而以德感其心使受治焉各當位而得正吉莫尚矣凡言貞吉有必貞而後吉者有本正而自吉者因象而推其義自見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行去聲

臨者其志咸者其行陽長陰消本君子大正之志而見之行事者不以威而以德善其成以行其志無不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以感道臨六五猶之初九而六五虛中以應之居之安而行无不利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以剛居柔不當位不如初九之正而能吉无不利者以迫近四陰陰方凝聚於上不順受其臨非剛中相感使知不縮而遠退則不可以臨治未消之陰故雖過於嚴而自足以感无不利之憂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與二陽相比不知己之已即乎消而居非其位戀而不舍徒以陰柔成乎容悅幸陽之我容豈能久乎故无攸利其能自知憂懼斂而就退以聽陽之臨可以免咎三爲進爻終於必往而以柔居剛與二陽爲內卦之體故猶可施以教戒望其能憂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未免有咎而可望其改則不終於咎矣觀卦陽居上而欲消陰宜依之以相蔽故以近陽爲利而遠者不吉臨陽方長陰宜速行而遠去故以遠陽爲吉而近者不利亦扶陽抑陰之微權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猶來也陰待治於陽者也若自亢以拒陽則陽亦不施治焉是臣不聽治於君婦不聽治於夫小人不聽治於君子也六四以柔居柔陰過宜有咎者乃當位以與初相應則初自來臨所謂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以

善也陰无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陰陽剛柔皆天地之撰本俱無過人體以為性無不可因以成能特在用之者耳禹稷顏子地易而道亦殊惟其位而已故爻於當位不當位分得失焉其有當位而或凶咎不當位而或吉利則又因卦之大小險易若此卦剛初長而陰消未久則柔居柔而當位為美以陽方臨陰陰不宜越位而相亢也凡象傳無他釋但以位分得失言者準此通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字如

以柔居尊而下聽九二之臨知治我者之善我而不恃分位以拒之君道得矣人之相臨以相治其情正而其迹相違苟惛不知則必傲愎而不受惟虛中體順而曲喻其忠愛乃能受其臨而不以爲侮君道得則吉莫尙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建中以立極而所謂中者得剛柔之宜也知受治於剛以輔己之柔則所行無不中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順之至而處卦上陰將逝矣時已過權已謝委

順以受陽之臨已無所吝酉柔道之敦厚者也不與陽亢終履安吉而於義亦正非徒斂躬避難消沮退藏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順之極故無相亢之異志

☴☷觀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音灌觀觀盥大觀觀天上觀觀觀民也之觀並同

可觀之謂觀以儀象示人而爲人所觀也闕門懸法之樓曰觀此卦有其象焉可瞻而不可玩飭於己而不瀆於人之謂也此卦四陰浸長二陽將消而九五不失其尊以臨乎下於斯時也抑之而不能避之而不可惟居

高而不自媟正位以俯待之則羣陰瞻望尊嚴而不敢逼盥者將獻而先濯手獻之始也薦者已奠爵而後薦俎獻之餘也以陽接陰以明臨幽以人事鬼之道故取象於祭焉既獻而薦人之事鬼禮交而情狎過此以往醻酢交作則愈狎矣惟未獻之先主人自盡其誠敬而不與鬼相瀆則其孚於神者威儀盛大而有不可干之象以此格幽自能感之而不在爵俎之紛拏也陽之僅存於位而以俯臨乎陰人君於民情紛起之際君子於小人羣起之日中國於夷狄蠢動之時皆惟自立矩範不期感化而自不敢異志若其不然競與相爭褻與相

軆自失其可觀之德威未有不反爲其所凌者也然豈徒位之足據哉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動必莊涖確然端己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有禮可敬有義可服禹若其大正而後可使方長之陰潛消其侵陵而樂觀其令儀裴度所謂韓宏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有以制其死命而自服亦此意也君子之處亂世陰邪方長未嘗不欲相忮害而靜正剛嚴彼且無從施其干犯而瞻仰之乃以愛身而愛道蓋亦若此德威在己而不在物存仁存禮而不憂橫逆之至幸其素履非以避禍而徼福而遠恥遠辱之道存焉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謂陽也陽居五上以不媟於下則陰且順而巽之以觀其光所以能然者惟其履中而剛正不失其可爲儀象者於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下觀之觀平聲下同

下觀有其觀則人觀之也不薦則不瀆禺若則德威盛於躬以此道臨天下陰邪自斂而順化故四陰皆仰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者天之神道也不言不動而自妙其化者也二陽在天位自天以下皆陰也天以剛健爲道垂法象於上而

神存乎其中四時之運行寒暑風雷霜雪皆陰氣所感之化自順行而不忒聖人法此以身設教愚賤頑冥之嗜欲風氣雜然繁興而禺若之誠但盥而不薦自令巧者無所施其辯悍者無所施其爭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居上察下曰省坤爲地方者地之方所陽君陰民觀民設教者觀五方之風氣而調治之使率彝倫之教也風行天上君以建中和之極而開風化之原風行地上君以因風俗之偏而設在寬之教體用交得而風教達於上下矣此言先王者先王制法後王承之以行皆先王

之所設非但先王爲然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仰而視之曰觀觀之爲卦與大壯相錯茲陰長消陽之卦易於遯否已爲陽憂之至於觀而謂四陰之仰觀者以天位未去幸羣陰之猶有所推戴而奬之以瞻仰乎陽聖人之情也以仰觀推戴爲義故近陽者得遠陽者失許其相親而不惡其相迫竟觀者所謂童子之見也初六柔弱安於卑疏大觀在上而不能近之以自擴其見聞小人怙其便安之習守其鄙瑣之識據爲己有深喻而以爲道在是焉方且自謂无咎以不信有君子遠

大之規君子之道所以不明不行而成乎否者也夫小人終身於咎過之塗可吉可利而無所往而非咎故言无咎者其自謂然也易不爲小人謀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夫小人之道豈有不可測之意計哉生於閨庭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欲而思遂利而思得見可喜而疾喜見可怒而暴怒拘於微明之察闇道而以爲迂遠雖至於無所不至而不出其嚅唲沾滯之習以曹操之姦而分香賣履垂死不忘童年之識留於中而不舍也故古之戒冠者曰棄爾幼志欲爲君子莫如棄幼志之爲切也而

天下之能棄幼志以從遠大之觀者鮮矣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異者何也孟子所謂赤子之心知愛知敬之心也然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不失者其體也充者其用也無用之體則痿痹不仁之體而已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知天命而必畏知大人聖言而必畏惟棄幼志以從大觀也四游之大千載之遙天道運於上聖人建其極苟其不務仰觀則且非之矣天之以爲安用彼爲君父可以不恤穿窬可以不恥而小人無忌憚之道充塞於天下愚父兄且以教其子弟君子安能弗吝也可畏矣哉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二中而當位亦可謂之貞而爲主於內卦已成乎陰之盛滿知有大觀在上且信且疑而從門內竊覗之弗敢決於應也女子之貞而已其所利者在是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大觀在上不能相近以挽欲消之陽而中立於羣陰之閒以祈免咎弗能爲有無是以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則吉凶得失之未審而存乎占者之自審也六三柔而與坤爲體則退而就陰其時然也三爲進爻而較近

於五則進而就陽其志然也退不失時進以遂志兩者皆無過焉道在觀我所行而不在物自修其身內省不疚斯以退不狎於不順進不迫於違時其庶幾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不失則進退皆可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三修身以俟時四則可決於進矣近陽之光陽所求也古者鄉大夫進士於天子賓於飲射以興之四承五而彌近故利在受賓興之禮以進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尙謂道所貴也君子之學修雖耕釣而有天下之志然必上賓於廷乃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以先王經世之大法廣其見聞之不遠故雖衰世之朝廷猶賢於平世之草野非闚觀者所能測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言行皆身所生起之事故曰生自四以下皆獎陰以觀陽而貴其不遠以陰盛陽且往故必正名定分以扶陽而尊之至於九五當羣陰方興且追之勢固不可恃位之尊而謂人之必已觀也能爲人觀者必先自觀語默動靜有一不協於君子之道則時去勢孤位且不保不

可徒咎在下者之侵陵而咎實自己故當此位者必觀
我生果其爲君子而後无咎以其剛健中正之道未亡
責之備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云者畢其一生所有事之辭觀民言爲大觀以示
民也欲爲大觀於上令瞻仰之者無不奉爲儀則而不
敢忽豈一言一行之足稱其望哉內省而不媿於屋漏
外察而不愆於度數無所不致其反觀以遠咎過然後
愚賤之志欲紛紜競起思乘隙而摘之者無所施其窺
伺則可危可亡而小人終莫之敢侮君子之爲觀於民

自觀之盡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者在外之辭謂物情嚮背之幾也上九無九五之位而陽將往矣欲不失其大觀也尤難內度之己抑必外度之物果其所以發邇而見遠者無不中乎物理可以招攜懷遠而允爲君子然後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無位而將往物且輕之而志不能平然不可挾不平之志必盡道以求物理之安

周易內傳卷二上終